



ISBN 978-7-227-01108-8

9 787227 011088 >

定价：47.80元（上下册）



红尘梦醒

H O N G C H E N M E N G X I N G

张淑菡 著

(下)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红尘梦醒（下）

台湾 张漱菡 著

责任编辑 袁凤影
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
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
网 址 www.nxcbn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
开 本 710mm×960mm 1/16
印 张 24
字 数 274千
版 次 2010年5月第2版 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27-01108-8
定 价 47.80元（上、下册）



四四

苓苓的寓处，距离五金业同业工会不远，只需转两个弯就到了。阿月在三阿伯那里碰了个钉子，扭头就走。一生气，两只木拖板踢踢踏踏地比平日敲得更响。她一口气跑回主人的家，就加油添醋地把三阿伯的话渲染了一番。

“那个老鬼居然敢这样对付我？”苓苓听了阿月的报告，勃然动怒，她将手上那枝刚吸了两口的香烟扔进烟灰缸，双臂交抱在胸前，冷笑一声：“哼！叫他把眼睛睁大点看着好了，他想干涉我的事呀？哼！做梦哩！”

苓苓当时就猜到三阿伯一定要在吴水木面前告她的状，说不定吴水木真的会受了他的影响，对自己加以管制约束，以后用钱就不能这样痛快了，这岂是她所能够忍受的。因此，她也就预作准备，想好了一套应付吴水木的步骤，然后又重新对镜整容，把自己妆成一个病美人。

中午，吴水木回家来，他自发现苓苓挥霍过份，心中也大为不满，决定要给她一点颜色看，并约法三章，不许她再随意花钱的。不料当他板着面孔走进房间时，一眼看到苓苓穿着件蓝色的睡衣，秀发蓬松，脸上好像没有施朱抹粉，眼圈儿黑黑的，长眉深锁，浅红小嘴紧紧地抿着，正斜倚在长沙发上看一本画报。那种带有病态的娇慵懒散的样儿，实在太逗人怜爱了。他一肚子的脾气，竟有点发不出来，反上前挨着她坐下，摸摸她的面颊，笑道：

HONG CHEN MENG XING



“才起来吗？十二点多了呀。好懒！”

“不要动手动脚的，我不舒服。”芩芩的眉峰皱得更紧了。

“不舒服？哪里不舒服？”吴水木伸手去试她额上的体温。

“不要碰我，我心里不舒服。”芩芩横瞅了吴水木一眼。忽然感到那晃动在她眼前的面孔和烟垢堆积得很厚的牙齿，有点使她作呕，好像胃里有一股酸水在翻腾，对方那无法引起她好感的面貌，实在使她憎厌，于是，她偏过头去，并伸手把吴水木推了一下。“你走开好不好？”

“怎么了？你不高兴是不是？”

“当然罗，连你家管帐的眼睛里都没有我，我还会高兴得起来？”

“哦，你是说，三阿伯没有照你的意思把钱送来是不是？”吴水木趁机开口：“这是不能怪他的，阿琴。”

“不能怪他？”芩芩气呼呼地猛一回头。“那么怪我是不是？”

“你的确花钱花得太过份了，阿琴。刚才我在三阿伯那里看到你写的条子。你嫁给我才多少日子，就已经用了那么多的钱，到底是怎么花的？你知道不知道你已经用掉多少了？”

“我不要听，我不要你替我算帐，你供给不起，就不该娶我！”

“阿琴，你的脾气怎么这样大？未免太不识抬举了！”吴水木立起身，他的脸色也沉下来了。“我好好地同你讲话，你怎么可以这样不讲理！”

“我就是不识抬举，怎么样？把我杀掉是不是？好，不用你动手，我自己来，免得你看着讨厌。”芩芩索性撒起泼来，猛地跳起身，拿起桌上一把尖尖的水果刀，就往自己的胸前刺去。

吴水木万没料到芩芩的动作这么快，而且这样地激烈认真，不禁吃了一惊。等到他抢上前去拦阻时，芩芩那件粉蓝色的睡衣上，已印出了殷红刺目的一块血渍。

“阿琴，你这是干什么？”吴水木惊呼着，他已吓得变了脸色。

“你走开，让我死，我嫁了你这个没有良心的人，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我不要活，我不要活了哇——”芩芩就像发了疯似地乱蹦乱跳着。

“阿琴，阿琴，你快不要这样，有话好好地讲。”吴水木满头大汗地竭力安抚。

“你变了心，我还讲什么？这样的日子我不要过，我不要过。你这样假惺惺地拦着我做什么？我死了你好去娶别的女人哪，让别的女人来花你的钱哪——”苓苓依然在跳着脚。

“你这是什么话，阿琴。”吴水木叫起屈来：“我几时变了心啦？难道我对你还不够好？你要凭良心想一想啊！”

“你不是变心，怎么会忽然来查我的帐，还叫三阿伯欺负我，叫我在你吴家不能做人？”

“阿琴，你别闹好不好？你看，血流了这么多，赶快请医生要紧，不能误事呀。”吴水木急得一面按住苓苓，一面大喊：“阿月，阿月，快去请个外科医生来；快，快。”

阿月一直就在纸门外偷窥，此时听见主人叫她，才故意退到后面去，答应着跑来。

“哎呀，太太怎么流了这么多血呀？”

“快去请个外科医生，快，叫叶司机开车子去接。”

“好，我知道。”

阿月走后，苓苓在吴水木的抚慰下终于安静下来。她任由吴水木用一条干净毛巾掩住伤口，只不住地抽噎。这时，她突然感到胃中又在翻腾，一阵剧烈的恶心，使她忍不住干呕了起来，几乎把早晨吃的牛奶和水果一齐呕吐掉。

怎么了，难道真的病了？她自己也觉有些诧异，方才分明只是吓唬吓唬吴水木的！怎么会弄假成真的呢？

医生倒是不久就请来了，那是附近一家以妇产科为主，兼治内外科的何医院院长。经他替苓苓那并不严重的伤口消过毒，敷上药，再包扎妥当，又注射了一针消炎针时，苓苓闻到酒精和药品的味道，竟再度感到胃中不适，这次更加严重，当她还没有来得及控制忍耐之前，一个大恶心，她已俯下头，哇地一声，将胃中的食物全部呕个干净。

“啊！怎么了？”吴水木赶紧上前去扶住苓苓。

红尘梦醒

“那酒精和药膏的味道，好难闻，我简直受不了。”苓苓呕了一阵，眼泪汪汪地说。

“太太，你以前有过这种现象没有？”何医生注视着苓苓问：“以前也怕闻这种味道吗？”

“不，以前不怕。”

“你有没有胃病？”

“没有哇，我的胃很好，从来没有什毛病的。”

“太太，你前天闻到我炸鱼，不也呕吐了的？”阿月在旁提醒着，她正忙于收拾地板，抹拭沙发。

“哦，是吗？”何医生点点头，又替苓苓把脉，然后转身向吴水木道：“最好送太太到我的医院去，让我替她检查一下，这种现象，很可能是怀孕了。”

“真的？好，好，我马上送她去，马上送她去。”吴水木意外地听到这样的消息，他简直有些又惊又喜，手足无措了。于是，他弯着腰，以最温柔的声音对苓苓说：“听见没有？阿琴，我马上陪你到何医生那里去检查好不好？”

这是一个完全出乎苓苓意料之外的消息，她几乎为此而惊愕得怔住了。这是可能的吗？她怎会为吴水木而怀孕呢？她嫁给他，只不过是一种负气的行为，只不过要利用他来报仇并发泄心头之恨的啊！似乎根本就没打算与他永久地共同生活下去呀！

“太太，怎么样？去一趟很快，要不了十分钟就可以检查完毕的。”何医生有心拉这笔生意，忙在旁促驾。“我从前在彰化医院当妇产科主任，当了七八年，对这方面的经验非常丰富，你可以放心。要是有孕，将来我替你接生，保险万无一失。”

“去吧，阿琴，检查一下好放心，回来再吃饭不迟。”吴水木也焦急地催促。

“好吧，去检查一下也好。”苓苓终于同意了。

四五

从何医院出来，吴水木就像捧着个宝贝似地，连声叮嘱司机小心驾驶，一路半扶半抱地呵护着苓苓，把她送回家来。

原来何医生检查的结果，证实苓苓的确是怀了孕，吴水木闻讯之下，真是大喜过望，身边这个爱妾在他心中的份量，也就顿时加重了。抵家后，他马上吩咐厨子，按照医生开的菜单，每天替苓苓准备三餐，又特别告诫阿月要小心伺候女主人，不准稍有疏忽。

吴水木在忙出忙进地张罗着，苓苓却病恹恹地躺在床上，一点兴致也没有。骤然之间，她几乎不能接受这过于突然的事实。这是喜？是忧？是幸？是不幸？她已无从辨别，此时，她心中所感觉到的，只是无尽的茫然，无尽的空泛！

吴水木那令她憎厌的面孔，不时地凑过来亲亲她的面颊，吻吻她的头发，使她有不胜其烦的感觉。多么庸俗丑恶的男人！她虽与他同居在一起，但在心理上，她一直觉得与他之间的距离异常遥远，似乎根本不相干。而她的腹中却有一个属于他的孩子正在成长中。这是讽刺式喜剧么？还是命运为她安排的悲剧？

这些奇怪而新鲜的念头，在她的脑海里不断地转着，几乎使她有些晕眩了。

“阿琴哪，以后你可得小心，不要常常出去了，有了孕，不能大意的啊！”吴水木又走过来，抚摸着苓苓的头发。

“为什么？我偏要天天往外跑。哼！你不过是藉此不给我钱用罢



了，不稀罕！我不要用你的钱。”苓苓突然又生气起来。

“不要讲这种话，苓苓，我怎么会不给你钱用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去查我的账，跑来向我发脾气？你说你说。”苓苓尖锐的声音在室中回荡着。

“不要这样，苓苓，肚子里的孩子要紧哪！”

“呸！你的孩子就那么要紧，我偏不听你的。”苓苓竟从床上跳起来，一面用手去捶自己的腹部，一面在地上跳着脚。

“阿琴、阿琴。”吴水木大惊失色，他急得把苓苓一把抱住，“你听我说，不要这样跳脚，危险的呀！”

苓苓挣扎不开，只得在吴水木的阻止下扑到床上，竟哽咽着哭起来。

“不要哭，阿琴，我的小宝贝，有话好好讲嘛。”吴水木也俯身斜躺在床上，像抚慰一个小孩似地拍着她的背。

“你听了三阿伯的话欺负我，我就要虐待你的孩子！”

“虐待我的孩子？”吴水木一时悟不过她的意思，不禁愕然。

“我肚子里的坏种，不是你的是谁的？”苓苓白了他一眼。

“啊——”吴水木几乎失笑，但他却也不禁有些担心：“千万不能胡闹，阿琴，你要用钱，等一会我叫人通知三阿伯送来好了，千万不能胡闹啊！”

“哼！”苓苓冷笑一声。

“不信吗？只要你肯乖乖地听话保重身体，你要什么，我都答应你。”

“你说这话是真的？”

“当然真的。”

“好，”苓苓从床上爬起来，坐直了身子。“那么我要你答应我几件事。”

“你说好了。”

“第一，你要把三阿伯叫来，当我的面吩咐他，以后我要用钱，不许他干涉，随时要，他得随时送来。”

吴水木不敢迟疑，只好点头答应。

“第二，我的亲生父母都葬在南部屏东的乡下，我要在埔里买一块山地，把我父母迁葬到埔里来，建筑一个考究点的坟墓。让我这个做女儿的尽一点心，你答应不答应？”

“这个不成问题，我当然答应，一定一定。”

“好，谢谢你。”苓苓的脸色缓和过来。“另外，还有一个要事，就是我嫁给你名不正言不顺的，你家里那两个老婆，根本不承认我是你吴家的人，将来等孩子生下来，算什么？”

“这个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你怕什么？”

“你在有什么用，我还不是一点保障也没有。”

“那你的意思是……”

“我的意思吗？我要你把财产拨一部分过户到我的名下，这样我才能够安心一点。”

“你不是已经有了这幢宿舍和十栋店面楼房了吗？”

“亏你说得出，这点房地产占你财产的几分之几？那十栋楼房住的全是些不讲理的恶房客，一半以上都收不到房租，给了我有什么用？哼！”

“那你想要什么呢？”

“你要是有良心，就应该把你那么多的田产分些给我。”苓苓马上接口：“这两年你不是在大雅和西势厝都买了不少水田么？”

“大雅和西势厝的水田？”吴水木很感诧异地问：“你怎么这么清楚？”

“哼，你要瞒着我是不是？”苓苓撇着嘴：“偏偏我很清楚。有一天我在我阿爸的旅馆里聊天，江代书来了，他谈起你在大雅和西势厝一共买下了上等水田二百甲，是江代书替你办手续过户的，对不对？”

“嗯，是有这么回事。”吴水木点点头。“不过，那些田产将来还不是你的，何必过户到你名下呢？”

“不行，一定要过户才妥当。”苓苓坚持着。

“阿琴，不是我不愿意，实在是我有不得已的原因，不能过你的

红尘梦醒

户头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我过去做生意，卖了不少我女人赔嫁的田，这两年我的境况不错，她吵死吵活要我赔偿她，所以我才买下大雅和西势厝的两百甲田，你想，要是过户给你，她怎么肯答应。阿琴，这是我的苦衷。”吴水木委婉地陈述着，他相信苓苓明白了原因，一定会体谅他的。

然而，他的判断并不正确，听了他的话，苓苓的大眼睛又瞪圆了。她愤然作色地说：

“什么苦衷，我不要听。你不肯过户，就是表示你不是真心对我好。你也不想一想，你已经五十多岁了，我才二十岁。将来要是我替你生下几个孩子，等到你老了死翘翘，我和我的孩子还要不要活下去？你连这点保障都不肯给我，还口口声声疼我、爱我，呸！鬼才相信。”苓苓说着说着，居然泪随声下：“既然这样，我们离婚算了，肚子里的孽种我去打掉，我们从此一刀两断，我不要你一文钱了，你也别想再来缠我。”

“这是什么话，阿琴，你何必这么认真呢！”吴水木最怕苓苓生气说绝情话，他终于又屈服了。“好吧，我们明天就请代书来办理过户手续？乌面女要同我算帐，不理她就是了。”

就这样，苓苓又打了个胜仗，她不但击败了三阿伯，也击败了吴水木连同他的发妻。

溃不成军的吴水木和三阿伯对她这位胜利者，倒是俯首贴耳，毫无反抗的意图。然而，乌面女黄氏和她领养的儿子吴火光，却不能忍受苓苓的胜利，母子俩个愤懑之余，决心要还击苓苓，收回权益。

这时，吴火光已二十多岁，不知是他资质太差，还是不肯用功，读到初中二年级后，便再也升不上去，只好辍学在家，学着管理田地租佃的帐目，并在清水镇经营一个辗米厂，是个低能、无志而又无品的人。吴水木根本不欢喜这个养子，当然吴火光对他也不会孝顺。父子之间虽毫无情感可言，但黄氏对吴火光却十分溺爱，认为这个儿子是她唯一亲人。母子俩联合起来，与吴水木的第一个妾阿金以及阿金



之女十九岁的美娥站在敌对的地位，家庭中经常发生冲突，风波迭起，多年来始终不曾平息过。

吴水木娶苓苓时，事先不曾同黄氏商量过，直到既成事实之后，黄氏才听到消息，母子俩曾专程从清水赶到台中。黄氏原打算抓住苓苓，大大地殴辱一顿的，恰好那天苓苓外出，没有被黄氏碰上，只找到吴水木大闹了一场，经人劝解，毫无结果地回去。此后，黄氏心头之恨，虽一直无法消除，但也无可奈何，因为她打听到苓苓也不是好惹的，旅馆业同业工会的理事长和新台大旅社的老板是她的阿爸，如真得罪了她，吴水木决不会帮自己的忙，可能会吃眼前亏的。因此，她那次铩羽而归后，只得把满腔的恼恨忍耐下去。

但这一次的事，她觉得不能再沉默和让步了，苓苓怀孕的消息令她不安，吴水木将田产过户令她不服。她要收回权益，她要报仇雪恨，于是她和吴火光积极地商量着对付的手段……。



四六

苓苓怀孕期间，吴水木对她的照顾无微不至，以致那无知的黄氏母子想施行他们的计划——一个愚蠢的计划，来加害苓苓，竟始终没有机会。延迟，再延迟。终于，苓苓的儿子出世了。

婴儿的降生，在苓苓的心理上，发生了革命性的大转变，先天的母性光辉，照亮了她那颗对人间充满了仇恨的心。一缕具有无比巨力的柔情，在她的内心膨胀着，她自己感觉到向来荒凉贫瘠的心灵，在孩子的啼声中变得充实了，丰富了。怀抱中那红红的美好的、令人心疼的小脸蛋，仿佛是人间至真至善至美的爱之泉源，使她浸润在绵绵无尽的热爱中。是的，她在爱着，爱这美好的世界，爱这神奇的人生！甚至连素所厌恶的吴水木，她也自然而然地付出了一份至诚的感情。

她忘记了十年来那数不尽的折磨与不幸，也忘记了那深藏在心底的李强，此时她所想的和所要做的是一份新的职责——她要做一个好母亲，也要做一个好妻子。

吴水木对他这个儿子，有着逾常的宠爱，他为孩子取名叫大雄。满月那天，他大排盛宴，抱着大雄，一手搂着打扮得一身华贵的苓苓，在众宾客之前炫耀，并接受亲友的祝贺。

从此，在吴水木的家庭里，苓苓的地位顿形提高并且重要了。人情都是势利的，吴水木捧她，也就没有人认为她是姨太太，就连吴家的那些亲戚本家，也都把她当作吴水木的正室看待。逢到官场上的应酬，大家更是只知道苓苓是吴参议夫人，几乎没有人知道乡下的黄氏，

才是吴水木的原配发妻。

这无异是一种强烈的引燃剂，点着了黄氏心头的妒恨之火，使之疯狂激烈地扩大燃烧起来。

大半年来，黄氏的养子吴火光经常到台中去探听消息，并与三阿伯联络感情，企图伺机实行他的夺产计谋，却始终不曾想到一个妥善的办法。但在这一天晚上，他从台中回到家来，却兴冲冲地喊着黄氏：

“阿姆，阿姆。”

“你回来就回来好了，什么事大呼小叫。”黄氏正躺在一只旧式的木床上生着闷气。

“我同你说，”吴火光把房门掩上。“今天我到阿爸那边去过了。阿琴很客气，还留我吃了晚饭。”

“这也值得这么高兴？没出息！”黄氏白了儿子一眼，不禁气往上冲。“家里没有饭给你吃？要到那个死媳妇那里去讨饭吃。没志气！”

“你别生气，听我说。”吴火光倒并不因母亲抢白他而不快，依然满面兴奋地说：“在他们那边，我看见了一个女的。”

“一个女的？什么人哪？”

“是带领大雄的，名字叫作阿虾……”

“什么阿虾阿蟹的，告诉我这些做什么？”

“不要急嘛，阿姆。”吴火光竟诡秘地一笑。“那个阿虾不像阿月那么丑，长得很漂亮。”

（阿月是苓苓的使女。）

“人家漂亮同你有什么相干？讲话真是没有道理！”

“阿姆你才真没有头脑！”吴火光的嘴角那一丝诡异的笑容更深了。“当然有道理，我们可以利用她来报仇呀！”

“真的？怎样利用她？你倒说说看。”黄氏的精神立刻一振，她从床上坐起身子等待下文。

“阿虾是新雇用的人，同阿琴没有感情，我们为什么不趁这机会同她联合起来对付阿琴和那个小杂种！”

“这不是傻话吗，阿虾是他们雇用的人，怎么会同我们联合起来，



这是行不通的。”

“这个你不用操心，我自然有办法拉拢阿虾。”吴火光胸有成竹地说着，竟转身对着桌上的一面镜子，端详着自己的面孔，并伸手摸摸面颊，又抹了两下头发，大有洋洋自得的神气。

他有一个方形的脸，浓而黑的头发，一直生到额上，与眉毛的距离极为接近。白净的皮肤，配着一对睫毛浓密的眼睛，的确不算难看。但那一股庸碌而伧俗的世侩气，却毫无保留地由他的言谈举止间表现出来。

黄氏瞅着他，忽然嗤地一笑，会意地瞪了儿子一眼，说：

“哦，原来你在打那个阿虾的主意是不是？要不然你不会巴巴地告诉我阿虾生得漂亮了。”

“我有把握叫阿虾死心踏地同我好，你信不信！”吴火光仍舍不得离开镜子，他对自己的仪表是十分满意的。

“她同你好了又怎样？”

“只要她同我好了，我就有办法要那小杂种的命！”吴火光阴阴地微笑着，那薄薄的嘴唇绽开，镜中反射出一道金色的亮光，那是他的两个镶金的门牙。

“你真的有把握？”黄氏霍地跳下地来，她面颊上那一大块浓黑色的斑记，因兴奋而分泌出汗液，在电灯的反射下闪着黑油油的亮光。

“当然有把握！”

“你打算怎样做？”

“我去追求阿虾好了，一个大少爷，去追一个下女，不会困难吧？”吴火光得意地笑起来。

“你要去追求阿虾？那么，素英呢？”黄氏有些顾虑了。素英是她娘家的侄女，也是她哥哥的独生女，已经同吴火光订婚了。

“这同素英有什么关系，我又不会正式娶阿虾。”

吴火光终于离开了那面镜子，取出香烟来，燃起一枝，深深地吸了一口，便翘着腿坐到一只木椅上，眯起眼睛微笑遐思，那神情就仿佛阿虾正在他的眼前似的。



“别做梦了，你打算等事情办完了就把她一脚踢掉，她会依你？”

“大不了把她讨进门，做个姨太太。”吴火光悠然地喷出一口烟，两条腿一抖一抖地。

“胡说，素英还没有嫁过来，你就想讨姨太太。要是你阿舅晓得了，说不定一生气就把这桩婚事退了，看你怎么办！人家有的是钱，找女婿太容易了。要不是有我，你下一世也不要再想讨到素英，知道不知道？”黄氏正色地训诫着儿子，她是决不肯放弃素英和她那笔丰厚的嫁妆的。

“阿姆你放心，素英我当然不会放弃，反正我有办法对付她们就是。”吴火光颇有信心地说。素英容貌不扬，他虽然一点也不喜欢她，但他却也真的不愿放弃舅家的那份产业。

“既然有把握，那你就去做吧，可得小心，不要让你阿爸和阿琴看出你的意思。”黄氏对这个儿子倒很相信，她不再多讲了。

母子两个在房里计议着，没注意窗外竟有个人在偷偷地窃听。那是吴水木的第一个妾阿金所生的女儿，年已二十的美娥。

美娥自国校毕业后便没有再升学，住在家里同她母亲站在一边，时常与黄氏母子发生冲突。两年前，她认识了一个布店的伙计周三郎，两人竟热恋起来。美娥一心要嫁周三郎，吴水木和黄氏不答应，认为周三郎既穷又没有地位，连聘金都付不出，断不能结这门亲。连阿金也觉得这人并非理想中的乘龙快婿，配不上自己的女儿，因而竭力反对，这件婚事才冷下来没有成功。

然而，美娥是不会死心的。若依着她，干脆脱离家庭，和情郎私奔以遂心愿，倒是周三郎不肯，他劝美娥千万不要放弃财产继承权，因为只有她才是吴水木的亲骨肉，吴火光是黄氏抱来的儿子，岂可让偌大一份财产，全部便宜了吴火光，不如稍缓一步，设法将财产弄到手再说。

听信了情人的话，美娥安静下来，不再寻死觅活地了。她见父亲经常住在台中，以为是受了那日籍外室的影响，便从这方面设法破坏，不时在父亲面前挑拨离间，说那日本女人的坏话，当时吴水木对那日



红尘梦醒

本外室原已有点厌倦，同时正野心勃勃，想打芩芩的主意，美娥的挑拨，倒恰好发生了作用，彼此之间的感情终至破裂，不久那日妇被送返日本去了。

日妇下堂，最感高兴的是美娥，她以为那全是自己的力量所促成，不免大为得意。岂知她的目的尚未达到，芩芩却已进门了，于是，她的希望，又付之东流。